



修智大和尚談：齋僧

青楓：每年盂蘭節將近，我們都聽到「齋僧」活動，齋僧，顧名思義就是供養出家人飲食。這不是一年裡任何時間都可以供養嗎？為何在盂蘭節法會前後的日子裡才特別的強調齋僧呢？這有什麼特殊意義？

修智：沒錯，任何時間都可以齋僧，如果在盂蘭法會七月十五日當天供養自恣僧，功德特別殊勝。

青楓：噯？供自恣僧功德特別殊勝？請大和尚詳細點給我們說說。

修智：根據傳統，農曆四月十六日到七月十五日，是結夏安居，在這三個月雨季僧眾不會外出托鉢，僧眾就是利用這段時間加倍精進修行，所以，在這段日子裡証果聖人特別多，再加上，七月十五日更是眾僧的「自恣日」。何謂「自恣日」呢？就是出家人在這天互相坦誠地請求對方指出自己「不是之處」，這包括見、聞、疑三個方面，當我們檢討懺悔之後，便會更為清淨。所以，這七月十五日的「眾僧自恣日」又稱為「佛歡



木材裡的翡翠

提起黃花梨，對造木器者來說會情不自禁地「嘩」一聲後說：「正呀！」黃花梨，木質非常好，像陳年普洱一樣，越舊越香醇。

黃花梨是很能適應環境的一種樹木，它既可以在氣溫三十度下生長，而又即使低溫至零度也可以「捱」過去，它們是耐旱而不耐澇的，不要用水「浸」着它，它反而可以在山脊、石塊旁生長。

妙法寺栽種了好幾株黃花梨，有落地的讓它高高向上生長起來，也有盆栽式的種植。四月天，我看到栽種在大石盆上的黃花梨開花，細小的黃花，密密地簇生在油油綠葉上，乍看起來渾成一片，但行近細看則層次分明，配搭雅緻如翡翠。

——對，黃花梨本來就是木材裡的翡翠呀！

喜日」，在這天供自恣僧不就是有特殊意義嗎？

青楓：我特別喜歡這「自恣日」的內容，能夠連續三個月的精進修行，然後互相之間又能坦誠地講出彼此的不是之處，這好比人人拿着一面鏡子在看自己。

修智：七月十五日又稱為「受歲日」，這是出家人

十分重視的日子。我們說戒臘，便是根據這受歲日的年資來計算的，每結夏安居自恣一次便是增一歲。一般人誤解了，以為戒臘是從受戒日算起。

青楓：「結夏安居自恣日」有這麼重大意義，所以這天也稱為「佛歡喜日」。



樹葡萄——嘉寶果

妙法寺內祇有一棵樹是這樣「開花結果」的

它的果實不生長在枝葉上，而是竊貼在樹幹。

這樣一類植物，究竟「姓甚名誰」？——它便是俗稱「樹葡萄」的嘉寶果。

嘉寶果基本上在春、秋兩季開花結果，有時一年裡可以多開三幾次，果實圓圓的，一串串地「竊生」在樹幹上。開始時是綠色，慢慢轉紅，然後是發紫。它的顏色，形狀真的好像一串串葡萄，所以便有了俗名「樹葡萄」。

看到這「熟葡萄」我便想摘下一顆試試滋味如何？同事發聲：「且慢！後天是佛誕，等我們摘下來先供佛！」

「供佛？好，好！」

先拿來供佛，真的很好呀！



稀客

這些日子，是紫薇盛開的季節，你在街道上看到一些像雨傘的樹，綠蔭蔭的樹頂上盛開着一朵朵紫色花兒，如果你坐在巴士上層，望下去便是一叢叢的紫，很教人心花怒放！

妙法寺園林，最近來了一位「貴賓住客」，她也是紫薇，但這棵紫薇却是粗粗壯壯的，如果按照紫薇樹的生長來看，這棵紫薇真是不可多得。

修智大和尚說：「你看看，我們把這盆紫薇放在這裡，你看它像什麼？」

「像什麼？」

「這是一枝大香呀！」

「啊呀！對，一枝大香，它朝貢着『妙法寺』三字下的彌勒佛。」

這大盆栽來到這裡還不到兩個月，來的時候還祇是疏疏落落地祇生長着幾片綠葉，可就在這個把月後的今天（六月十五日），居然葉茂花盛，一朵朵紫薇花盛放開來了。

紫薇花開，就好像這枝香紫氣裊裊，繚繞上騰。

讓我們細看一下，這紫薇樹的形狀像什麼？就像一位母親抱着小孩兒依偎在一起。

這位住戶多麼親切！

《通告》

“妙法”通訊出版已有多多年，承蒙信眾愛護，頗受歡迎。

“妙法”已可在本寺網址（www.mfbm.hk）下載閱讀，敬請垂注！



作品前供花，
妙法寺這藝廊真是別具一格

妙法寺這個環保藝廊

妙法寺藝廊於佛誕期間辦了一個「佛語詩詞格言書畫展」，展期長達一個月，期間除了佛誕假期外，還有勞動節及端午節，好趁假日來寺一遊者眾，遊寺、禮佛且又同時可以欣賞一個有水平、有主題的書畫展，何止「一樂也」，說得誇張點，這可是「樂不可支」。

好些畫友更聯群結隊而來，既可遊園、禮佛、看展覽，還可以順道來一頓午膳齋菜，該是多麼的賞心樂事。

妙法寺這個藝廊，有畫友說：參觀過不少展覽，論場地，這個地方在香港來說可謂獨一無二。

「啊？何所據而云然？」

「不是嗎？」他說：「這藝廊有四十多塊展板，場地規模不小，香港地有此規模的展覽場當然也有，但你有沒有留意到這個展場完全是採用自然光的，室內展場而又不需開燈，真想不到目前香港有哪個場地是這樣的。這個環保概念相當好，還有……」

「噯？還有什麼呀？」

「你看，每個展板作品前都放着一盆鮮花，這真是既莊嚴又漂亮！」

陳青楓笑不攏口：「這可是我們的義工朋友的精心布置呀！」

不過，在「沾沾自喜」的同時，我們倒心裡有數：離理想的“藝術展場”還有一段很大距離。



畫家王小珍與一眾畫友到來參觀書畫展，
並在自己的作品前留下倩影。

妙法寺孟蘭法會通啟

茲訂於農曆七月初九日至十四日（西曆 8 月 4 日至 9 日）舉辦孟蘭超荐法會，於七月十五日（西曆 8 月 10 日）舉行孟蘭盆大供，以此功德，祝願護法善信，健在者增福延壽，過逝者往生極樂，屆時至希

蒞臨禮佛，共襄盛舉，同結善緣。

海會塔拜祭先親時間，由 2012 年 2 月 1 日起為每日上午 9 時至 11 時及下午 1 時至 3 時；及化寶爐不再開放使用，敬請垂注。

請將原先準備作「化寶」的款項，以先親名義捐作善舉，俾冥陽得兩利，同時亦可保持環境衛生清潔，功德無量。

妙法寺謹啟

2014 年 5 月

農曆七月初九日至十四日（西曆 8 月 4 日至 8 月 9 日）

上午 9:00 至 11:30 佛前大供 延生壇迴向

下午 1:30 至 4:00 往生壇迴向

農曆七月十四日（西曆 8 月 9 日）下午六時 大蒙山施食

農曆七月十五日（西曆 8 月 10 日）上午九時 孟蘭盆大供

供花／供燈／供果／供齋／祝福延壽／超荐先親功德，請儘早到本寺辦事處登記為荷。

留幾句與讓三分

看到一副對聯——

話到口中留幾句 理從是處讓三分

唸了三遍，不夠，再唸再唸，越唸越覺得[入心入肺]，很是受用。這是前人句子嗎？可能是[菜根譚]裡的，不過，我看到的是一張圖片——香港商業電台創辦人何佐芝先生坐着，他身後牆壁便鑲掛這副對聯，而書寫此對聯送與他的，正是播音界名人李我先生。不大曉得，此聯究竟是李我的自撰還是抄錄？不過，牽動我的，是這副對聯的內容，至於是誰的原創也就不大要緊了。

[話到口中留幾句]，這倒不難，最難做到而又最想做到的，便是[理從是處讓三分]。

我們有時也會聽到一句話：[有理不饒人]，道理在你手，可不要[有風使盡哩]，還得為對方着想。[理從是處讓三分]，是做人的道理。

看官，你可知道，我寫下此兩句後為什麼還會畫上一位合十僧人？你是否也像我一樣來個[看圖配字]——

話到口中留幾句

理從是處讓三分

——阿彌陀佛



天，很大，不僅是空間大，權威性也大，貴為皇帝也祇敢以「天子」自居，——天子者，天之子也！

我們有什麼事情總是「問天」，——包括寫離騷的屈大夫。天是最具包容性的，你做錯事，會「求上天寬恕！」警戒別人做壞事，你會說：「人在做，天在看！」當惡有惡報之時，又會說：「好啦，天有眼啦！」

前些時，我在書店裡看到一本書，書名就喚作：「人有病，天知否？」——又是「問天」。

我倒要反過來說一句：「天有病，人知否？」

天有什麼病呢？我們這些地球人每天製造多少廢氣？所謂工業文明、社會進步，也同時製造出無可計量的空氣污染。舉頭不是望明月，抬頭看到的是烏雲蓋頂，一團團的烏雲，不，應該寫

「天有病，人知否？」

作「一團團的污雲」，污雲下又是陰霾密佈，什麼「人有病，天知否？」今天是「天有病，人知否」呀！

天，這個無窮無盡的宇宙，對我們地球有極大的恩賜，你知道嗎？地球之所以能夠讓我們這些叫作「人」的生物安好地存活，是他無私地賜給我們一位偉大的「守護神」，那是木星，它發出強大無比的引力，就像一個保護罩那樣保護着地球，所有冲地球而來的彗星、小行星，全給木星的引力打散撥開，曾有比地球大上十倍的彗星撞過來，也被這引力撥走了。假如天上沒有這「守護神」的「神力」，我們「地球人」還有生存空間嗎？

今天，我們把上天弄到如此烏煙瘴氣，「天有病，人知否？」



隨手關門

英國前首相勞倫·喬治 (David Lloyd George) 有個習慣，每經過一道門後都要隨手把門關上。

「你可以不必關門。」助手微笑着告訴他。

「哦，是的。」喬治若有所思地說，「我這一生卻始終都在關我後面的門。要知道，當我把門關上，也就將煩惱留到了後面，這樣，我就能更輕鬆前行。」

喬治的回答好像有點答非所問，但細細品味，它卻蘊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隨手關門」，能讓我們放下煩惱，使我們從人生的困境中輕鬆地走出來，更灑脫地繼續前進。

也有人建議，我們每做完一件事後，可以假設自己是個桌上或掌上的加數機(Calculator)，按一按C鍵（清除鍵），把它在腦子中清除掉，再專心注意做好下一件工作。這樣一來，我們做事便會專注，不會讓前念或煩惱影響眼前的工作。我們就能真正地活在當下，做好每一個當下該做的事，享受每一個當下的美好時光。

人生路上的每一天、每一件事，都是一個過程、一個時間流程。整個人生也是一個過程。能活好和享受好每一個當下，就能擁有一個豐盛的人生。

李焯芬（香港佛教學院院長）



啊，人吃人！

最近翻閱湯錦台著的「千年客家」，看到一則文字，雖短短數行却看得心驚膽跳。

湯著寫到唐末黃巢之亂前後，戰火連連，民不聊生。不，他說：「在這場連續的戰亂當中，中國大地從北到南，已不僅僅是用民不聊生可以形容。」作者隨即引用「資治通鑑」裡一則話（「資治通鑑·卷二五五」）：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並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春磨寨』。……」——「碓碓」，粵音「推畏」。碓，即是舂米用的石器；碓，是石磨。

把人硬生生的屈放在石臼上用碓舂之，而且連骨一起作為糧食。這血淋淋一幕，你如何想像？製造這「糧食」的地方稱之為「春磨寨」，可見這是頗具規模，也不僅僅是一兩個地方，難怪「千年客家」作者說「已不僅僅是用民不聊生可以形容」。

這是無法形容的慘目驚心。

我們研究歷史，盡在改朝換代上造文章，可有想到人世間裡層出不窮的人吃人的慘況，——這「人吃人」還包括「精神食糧」。

理什麼「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

讓早已氾濫成災的貪官少貪一個錢；讓千萬蟻民有一餐溫飽，足矣！

（凡所有相皆屬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金剛經」）

陳青楓（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



壇經密碼之五

“六祖壇經”，簡稱“壇經”。

此“經”對於佛教來說，真是繞有深意與新意的別具一格。但如果說它“離經叛道”，則似乎過火。它不但沒有違背佛教精神，且能結合實際而大大地有所發展。時下注釋“壇經”的著作，沒有一百本亦有數十了，筆者倒想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本影響深遠的真正巨著。

青楓謹識

是“佛性常清淨” 還是“本來無一物”？

六祖惠能的那一句名偈，即使非佛教徒也會唸——「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最近，翻看潘重規教授校定的「敦煌壇經新書及附冊」，看到從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壇經」，惠能大師的這一句偈語，與我們平時所唸誦的有所出入。

「敦煌版」是這樣的——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

（從「敦煌本」的抄本看，「佛性常清淨」是寫作「佛姓常青淨」的，看來，在當時俗寫文字「性」「姓」相通，「清」「青」也可互用。）究竟上述兩偈，哪一偈才是惠能當年的真實？

「敦煌版」這「壇經」一開始寫上「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授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法海乃惠能十大弟子之一，另九位分別為：志誠、法達、智常、志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神會。

此「壇經」在敦煌藏經洞經千年後有緣再面世，迄今為止，它是「六祖壇經」被發現的一個最早版本，且

又是惠能的大弟子法海所記。我說的是「版本」，不是「抄本」。

那麼，惠能大師這名偈，看來該以「敦煌版」的這一首最為接近真實吧？

教授師神秀上座當時的偈語是「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五祖弘忍語神秀：“汝作此偈，祇到門前，未得入……”

筆者覺得，五祖所言甚是，神秀此偈的確是“凡夫於此偈修行即不墮落，……”但祇及門檻，要踏進去還差一步。然而，我們看“敦煌版”裡惠能那一偈，也不見得有什麼突破，祇是就着對方原有的話題而加一點改進吧？

如果強調惠能的「頓悟」比起神秀的「漸悟」更「空」，更能得見「本性」的話，他本來的那首偈就顯得「平」了一點，「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比起「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確「空」得少了一些，可不知道「後來」這一版本又是哪一位「高人」改的？

帶着這份疑問請教修智大和尚。

一問之下，又問出一番引人入勝的奇情曲折。

修智大和尚言：「我認為：『本來無一物』這一句才是惠能禪師說的。」

「噯？爲什麼敦煌版裡不是這樣寫？照說，這一名偈是惠能禪師的轉折點，是十分重要的，他的弟子不會弄錯吧！」

「不是弄錯，」修智大和尚說：「當時惠能的偈語寫在牆壁上，五祖弘忍看到後，立即用鞋擦掉，這是因為弘忍覺得這偈語空得太徹底，在理解上稍有偏差便很危險，他怕一些認知能力稍低的門人看了會有錯誤的看法，可能墮入斷滅見，所以擦掉。」

我說：「如果真的如此，則『本來無一物』是惠能的原作，那就是可信得多了。如果是『佛法常清淨』這一句，則根本是一句比較普通的修身之言，沒有較深哲理可言，五祖沒有必要擦掉，而且——」

「而且，五祖通過神秀的偈語而認爲神秀的認知未能入門，則沒有理由就認惠能這一句偈語勝上一籌的，是不是？」修智大和尚說：「所以，我的推測，『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一句本來是惠能禪師說的。」

「還是想不通，法海爲什麼把它改了呢？」

「就因為當時這句偈語空得太徹底，容易令人誤解，作爲弟子，自然會維護師父，所以法海把師父惠能原有的一句偈語改了，改得很正路，改得很容易讓人接受。」

修智大和尚這樣說，有道理！在當時環境，確有此修改的需要，但這一來又讓人覺得惠能空得太徹底，未能達到那高超之境。事實上，我們前前後後地看惠能禪師的一些言行，即使是他首次得見五祖弘忍，所言也是空得叫人心服的，他說：「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猴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後來惠能在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說的那句：「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這也顯現出惠能的「空」性，那麼，「本來無一物」這句偈語反而是很脛合惠能的識見。

如果是那一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淨，何處惹塵埃」，五祖弘忍因「空」得太徹底恐眾人有所誤解而緊張地說「此亦未得了」，這就沒什麼道理了吧！

壇經抄本

在敦煌藏經閣發現的「壇經抄本」，是迄今爲止被視爲最早的壇經抄本，原集記者爲惠能大弟子法海禪師。

惟後來好些學者視此抄本爲「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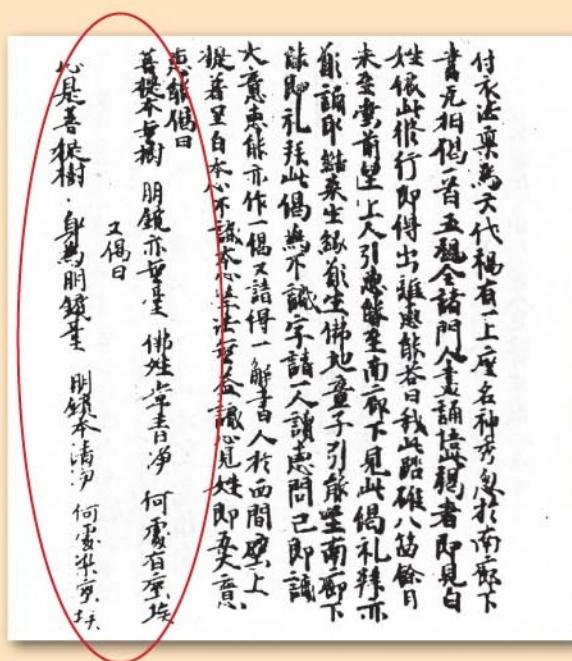
何謂「惡本」？指錯字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民眾所抄錄的。

真的是這樣嗎？

潘重規教授則認爲這是錯誤的指責。

在「敦煌壇經新書及附冊」一書，潘教授便有這樣的解說——

「許多敦煌寫本中我們認爲是訛誤的文字，實在是當時約定俗成的文字。它們自成習慣、自有條理，它們是得到當時人的認同的。我們站在現代人立場，覺得它違背了我們的習慣，我們認爲它是錯誤。如果站在他們的立場，他們亦會覺得我們違背了他的習慣，會認爲我們是錯誤的。……甚至同一個『雨』，可以用作雨，亦可以用作兩，並同收在兩部中。這種種情況，証明了敦煌寫本使用的文字，正是當時通行的文字，而不是近代人眼中心中的惡本訛字。我們認清了這一事實，我們必須承認敦煌寫本確是當時普通流行的鈔本，並非被後世輕視的所謂誤本惡本。」



楊善深夫人

劉蘭芳的畫理佛理共融



劉蘭芳在自己作品前攝

——劉蘭芳！

提起這姓名，你即使是畫界中人也許會打個問號：「誰？」她很低調。

假如我說：「她是國畫大師楊善深的夫人！」

你會隨即「哎吔」一聲：「啊，原來是楊夫人！」

楊夫人——劉蘭芳女士，是我師母。多年前師母在香港中文大學辦個展、出畫冊，她交下任務——為其畫冊寫篇序！

為師母寫序？真是戰戰兢兢，隨即自我調整、「轉換角色」：她既是楊夫人，也同時是楊門弟子，即是吾之「師姐」也！

為師姐寫序——「咁都有咁驚！」

我翻看當年師母這畫冊，十多年來她在畫藝上着實有明顯進步，這不僅是從技法上言，最重要的是她漸趨於「心畫」，無論是山水、人物以及花鳥，都融入了自己的心意，不再是踏着老師的腳印向前行，而是把老師的腳印「印」在心裡然後以自己的步姿向前行進。

今天，看到師母從加拿大以電腦傳過來的幾十幅作品，翻覆看上多遍，她的山水畫有好幾種筆觸，說明了仍在摸索，但肯定一點，是隱隱然看到「大氣」，那種「冷寂」氣氛有個性，再發展下去必有所成，但也多了一點擔憂：「冷寂」是一份情懷，但過於「冷寂」便

容易滑進一個「孤」字，一旦成了「冷清孤寂」，似乎不大好了。楊師往生後，師母心境如此也可以理解，但願早日走出這陰影。

「劉蘭芳畫展」，將於今年（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在廣州「楊善深藝術館」舉行，屆時我們可以較全面地了解她這十年來努力的成果——確有可喜的收穫。

看到楊師母那篇「緒言」，畫理佛理互融，滿有深意，讓我引錄「緒言」裡一節文字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藝術家緣於創作衝動，假客觀之景物，按主觀之意象，以諸法投入零的空間，融滙為藝術品，其中必須通過『五蘊』（色、受、想、行、識）之轉化歷程；藝術之形態，從無達至有之創作表現，皆為個人心靈之具體化，非現世所有，恰如佛學之『空』。如繪畫，畫家出自一師承，於同一時空，面對同一景物，以其人品不一，受、識有別，創作表現亦各異其趣，無一相同。」

這番話，值得我們思考。

· 陳青楓 ·



粵劇的經典與新戲

——彭熾權、歐凱明對話



左起：朱劍丹、彭熾權、歐凱明。

端午節這天，居然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袁太——靳杏芳女士約了三位粵劇名伶午膳，他們是朱劍丹、彭熾權及歐凱明，這是省港兩地大老倌。

朱劍丹女士大家都熟悉，這位舞台上氣宇不凡的女文武生，在台下却是沉默寡言的，總是靜靜地用心聽別人說話。這天尤為突出，為什麼？——有彭熾權在，你哪愁寂寞，而最重要一點，是彭大佬倌講的，不但令我等外行人聽得「過癮」，同是名伶的歐凱明也用心聆聽，這是「行內人語」，兩人你一言我一語，擦出火花，——且慢，不是「擦槍

走火」之火花，而是兩位名伶在作經驗交流。

筆者插咀問歐凱明：「你今後有什麼計劃沒有？」

——對了，先來讓我介紹一下這位為人低調的大佬倌。歐凱明是紅線女唯一的男弟子，他今天是紅豆粵劇團團長，而他本身又是文武全才，在舞台上無論身手、唱腔都教觀眾另眼相看。

對於舞台上的歐凱明，有人說：「不知怎地，看他，總有一股有別於一般大老倌的感覺，何解？」

也許這與他的經歷有關，他不僅是科班出

身，從廣西到廣東在粵劇界浸淫了不少日子，他更被派往北京中央戲劇學院交流學習，是新一代藝人。

好了，讓我們回到那問題去——

問歐凱明有什麼計劃？

他說：「我希望多排些新戲，以及對年青演員多些關注。」

彭熾權有話說：「排新戲是好事，但經典劇目同樣要好好重視呀，所謂『十年磨一戲』，一個劇目能夠受歡迎，不容易呀！作為觀眾，作為藝人，我們更希望能『一戲演十年』，或者更長日子，一個劇目能長期地受歡迎，証明能經得起考驗，也同時讓觀眾看到不同藝人有不同的演繹風格。」

兩位大老倌都是言之有理，所謂經典劇目，在當年出現時不也是新劇嗎？沒有當年的新，那有今天的經典！如何取得平衡發展，確是看拿捏分寸了。

兩晚專場

歐凱明將於八月11日和12日這兩晚在香港文化中心劇院演出，第一晚是折子戲，包括《搜書院》、《黃飛虎》以及《斬荊堂》等，可謂文武全備，功架十足的演出；第二晚演新劇「南越王」，劇中人物，從中年到老年，有看過者言：歐凱明的演出，感情絲絲入扣，令人難忘。

這次演出，也有佳話一則。原來靳家三姐妹看過歐凱明的演出，留下深刻印象，當知道他希望在香港文化中心作一次專場演出時，一拍心口：「好，我們來辦！」

靳家三姐妹是標準粵劇迷，大家姐更是粵劇活字典，新馬、舊馬、鑑哥、蝦哥，每人的風格如何如數家珍；二家姐是學畫的，她為老師彭襲明出版了多本大著作；至於三妹——杏芳，本身經常唱粵曲，也曾起班搞粵劇演出。能夠讓這三個要求嚴苛的戲迷都同聲叫好，看來歐凱明這台戲要教人刮目相看了。

歐大老倌自己也不敢怠慢，這僅僅兩晚的演出，將動員整個紅豆劇團成員參與，浩浩蕩蕩的百餘人來香港演出。這台戲，夠瞧！



歐凱明扮相俊朗

蔡雄

揮「水」自如



蔡雄不諱言：「我是寫行貨出身的！」

何謂「行貨」？那是指「出口油畫」，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期間香港大量地生產這類「貨品」！——說是「貨品」好了，很難冠上「作品」兩字，就因為這是工廠式的流水作業。

「寫行貨畫」是「丟架」的事嗎？我與蔡雄都不這樣認為。我說：「你以為寫行貨畫容易？如果沒有一定的畫藝水平，你還無從入手。」

蔡雄顯然是同意我這看法，他不但從不諱言自己是「畫行貨」的，而且還帶一點「傲氣」！——不，嚴格說來，那不是「傲氣」，那是「傲骨」，是爭氣的傲骨，他寫「行貨」是為了生活，與此同時，他並沒有放棄在「純藝術」方面的進取，——「寫行貨」是職業；「寫純藝術國畫」是事業，用職業去養事業，這是蔡雄理智而又明智的抉擇。

我之所以不厭其詳地述說蔡雄「行貨出身」，其實



也是在「夫子自道」，祇是我的「行貨」不是畫，是文字。三十多年來，我的職業除了是報紙編輯外，就是寫稿人，每天要「生產」小說、雜文二、三千字的。這「行貨」是職業，就是為了養家，也同時是「養事業」。

今天蔡雄，是頗有成就的山水畫家，他的山水畫最教人印象深刻的，是氣韻生動。「山勢」與「水勢」混融，那些「樹」，似是為「山」而存在；那些「山」，又似乎為烘托水勢而「橫放」在那裡，畫面上，一切都是為了「水勢」而動，——包括那淡雅的色彩調配。

我們常動用一句詞語曰：「揮灑自如」，看蔡雄的畫，大可以用一句「揮水自如」來形容之。他的水實在「寫」得好，——為何這「寫」字還加上「引號」？就因為他的水不是「寫」出來的，是烘托。在我的「畫理」裡，「烘托」比「寫」還要高一個層次。在這方面倒與蔡雄有共同語言。

大家很熟，有時也會「恃熟賣熟」地對他說幾句：

「你呀，那些樹的造型為何不多樣化一些？在自己的風格下作多樣化，這無損你的符號。……」

很多畫友在取得一定成就後便「固定」下來，這是生怕失去市場

嗎？其實這是不必「懼怕」的，我們是帶着市場走而不是被市場牽着鼻子走，——被牽着鼻子走的祇是一頭牛罷了！

蔡雄倒有牛的幹勁，一頭栽進國畫的創作中去，永不言悔。可以肯定地說：「再過些日子，蔡雄定會更上一層樓。」





賤

古代以貝殼做貨幣，所以有「貝為財」這解說。這個「財」字，其實很有意思，有「才」才會有「貝」，這是正路之財。如果把「才」字拿走而改為兩個「戈」字疊在一起，那麼你看到的是一個什麼字呢？——這不就是「賤」嗎？兩人拿起武器去爭「貝」，原來是一種犯賤行為！每每看到一些家族為了承繼產業而同室操戈，便不由得聯想到這個字。

再從「賤」字寫開去，加上「水」字旁便成了「濺」，為錢財操戈，輕者「濺淚」，嚴重者「濺血」。

這真是一個教人唏噓的字。「貝」是部首字，翻開字典可以看到以「貝」作部首的字少說也有一百幾十個。有趣的是，有些由「貝」帶出來的字，實在與「貝」（財）有關，譬如「貢」字、「賀」字，——「進貢」與「賀禮」，不是着着需財嗎？又如一個「貨」字，「化」加「貝」為「貨」，貨可以換錢，錢又可以買貨，這就是「化」！對了，這個「買」字也是「貝」，買與賣不都是用「貝」來交易的嗎？

創字之人，真有意思，也真有點不可思議。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文聯莊
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30號恒豐大廈2樓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